

## 我到北京上大学

王永堂/口述 谢可芝/记录

1970年，当我拿到北京医学院入学通知书时，就像做梦一样。我做梦也没想到能有机会上大学，还能到首都北京上大学，上北京医学院。真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，我马不停蹄一路小跑，又回到连队所在地高粱铺。

这时正是傍晚，连队的民兵已收工。我向连长、指导员汇报了我要到北京上大学的消息，连队的同志们都惊讶地说：“你能到北京上学啊！还是大学啊！”“是啊！”我不知怎样回答。连队里有个统计员叫珍珍，是汉阴县城知识青年，上山下乡到酒店公社新四村第一大队插队的，她向我表示祝贺：“祝贺你到北京上大学，机会难得啊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告别了连队的同志们，告别了阳安铁路工地，背起铺盖卷回到了家。我把到北京上大学的消息告诉了父母，父母喜在眉头，笑在心，连忙说：“好啊！好啊！我儿子有学上了！不捞三斤半了！”那时到外地上学要办理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证，户口迁移证要到酒店公社办理，粮食关系要在粮店办理，还要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和油票。回到家正是晌午了。我父亲挑了50斤谷子，我提了一瓶菜油，跟随其后，走了10多里路，才来到粮站。凭入学通知书，兑换了30斤全国通用粮票和4两油票，再到公社办理户口迁移证。

离开家的那天，我只背了一床铺盖，还是我母亲的陪嫁铺盖。我父亲问生产队借了10块钱做路费。临走时，我爷爷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大孙

子啊！我打了12双草鞋，一角钱一双，上街卖了一块二毛钱，给你作盘缠（路费），你到北京上大学，路那么远，得几年才能回来，我年纪大了……你要好好学习啊！将来回来当一名好先生（医生）。”爷爷说着说着眼泪流出来了，我也哽咽着说：“爷爷您放心！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您要保重身体啊！等我回来！”我紧紧地攥着爷爷给我的一块二毛钱，满眼噙着泪花，觉得沉甸甸的、热乎乎的、暖滋滋的……父亲母亲把我送到院子边，深情地一直望着我。我带着爷爷的叮嘱、父亲母亲的期盼走出了大山。

当我来到县文卫局报到时，卫生干事邹荣权对我说：“明天到安康民政文卫局报到，和其他县的同学们会合。县上给你了15元钱做路费，汽车票已买好，明天早上6点半的，今晚就住在县城旅店。”我接过县上给我的15块钱，连忙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！旅店我就不住了，省点钱，我们连队有个同志，让我住在他们家里。”

当晚，我住在连队统计员珍珍家里，她家里人对我很热情。珍珍给我买了日用品和一个帆布大提包，并赠送了一个日记本。第二天清早，珍珍把我送到汉阴县汽车站，她像大姐一样对我说：“你年龄小，第一次出远门，路上要照顾好自己啊！”我点着头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你放心！”

登上了汉阴开往安康的大轿车（大巴车），这是我第一次坐大轿车，坐了3个多小时车，来到安康七里沟口，那时还没

有汉江大桥，汽车只能上趸船摆渡过江。我觉得好稀奇，汽车也坐船啊！来到安康汽车站，下了车，出了大门，不知方向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安康。我问了路边的老大爷，到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怎么走？老大爷说：“你就从这往北一直走，走到人多的大街（叫鼓楼街）往左转，就看到一个巨大的像牌楼样的门，坐北朝南，就是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。”当我来到大门口，门卫看到我背一个铺盖卷，手提一个包，就问我：“你是来干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我是来安康地区文卫局报到的。”看门的老大爷指了指说：“你对直往进走，转两道圆门，院子里有一排平房就是了。”来到地区文卫局，一个30多岁的高大帅气的干事热情地接待了我，问我：“你是哪个县上推荐上学的？”“汉阴县推荐的，名叫王永堂。”“那好啊！你们很荣幸，是安康地区首届工农兵大学生，要上北京医学院。安康地区共8名学生，今天在这里报到集合。”这时，一位穿着朴素、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青年，用地道的安康话问我好。文卫局干事给我介绍说：“这位是安康县推荐的杨弟堂同学，他家就住在东坝，对安康很熟，文卫局指定他是你们7个同学的负责人。”我们外县来的同学陆续来到文卫局报到，安康县有一位女同学李增金，家在江北农村；镇坪县两名，郭绪林，胥道宝；石泉一名张伟；旬阳一名女同学赵龙秀；平利一名徐世明。我们外县来的同学由杨弟堂负责带到西大街旅社住下。

傍晚，由文卫局干事陪同文卫局长孙局长来到西大街旅社看望我们，他说：“你们8位同学很幸运，你们是安康地区首批工农兵大学生，希望你们努力学习防病治病本领，将来回到安康，为安康卫生事业作出贡献。”我们8位同学一起回答：“好！”临别，孙局长手捧毛选四卷合订本分别赠给我们8位同学。

第二天未亮，我们一行8个同学就赶到安康汽车站，坐上到西安的大巴车。途经宁陕还住了一晚，颠簸簸，翻山越岭第三天下午才到西安，住在省卫校学生宿舍，全省各地

(系列之一)

## 私人档案

## 编者按

王永堂，1953年4月28日出生于汉阴县酒店镇一个叫作“石马岭”的地方，当过“赤脚医生”，修过阳安铁路。1970年被推荐进入北京医学院（现北京大学医学部）临床医学系学习，1974年毕业后分配到安康卫校（现安康职业技术学院）当老师20年。1995年调往安康市中心医院，当院长18年，直到2013年退休。王永堂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奋斗也是一代人成长的缩影。从本期起，本刊陆续刊登，以飨读者。



## 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烟雨富水河



可以突围的缺口，可是很快就失望了，愤怒的水库无奈的退回来，喘息着，重新编队，准备做拼死一搏。

白云飘过，水面荡起水雾，迷茫而苍凉，波涛一排排涌起，一浪驱赶着一浪向着堤坝涌去，整个库面震颤起来，咆哮起来，这是我见过的最为勇敢无畏的队伍，这是我见过的最为壮观的场面，风推着波，涌动着风，一排一排的波是那么整齐，步伐是那么坚定有力，一排一排的浪相互鼓励着，支持着席卷而来，一排积蓄着力量，前一排追疾扑上去，一排推动着一排，一排追赶着一排，就这样传递着，鼓动着，汹涌着，高高跃起的波浪，狠狠地砸在堤坝上，摔得粉身碎骨，浪花四溅，那些飞溅的浪花有的成为泡沫随风而逝，有的被甩向堤坝的深处，迅速被泥沙和杂草淹没，更多的则是迅速退回来，汇入新的方队，重新投入战斗，不见得丝毫慌乱，没有一点迟疑，前一排被粉碎了，后一排立马补上来，前赴后继，源源不断地冲向堤坝，这是陕南的一座水域明珠。

今年雨水较多，黄石滩水库明显丰盈起来，库面上烟波浩渺，微波荡漾，空气清新宜人，这座深山峡谷中的水库堪称人间仙境，相比平时多了许多前来游玩的人。人们在这里流连、驻足，亲近水的芳泽，品味水的风韵。

黄石滩上游的河道漫长而蜿蜒，河水顺着河道姗姗而来，在我的眼前铺展抒怀，明亮的像一面刚擦拭过的镜子，将它所见的事物一一记忆，然后又一一呈现出来，视线一下子丰富了，犹如到了人间天堂。只见水库平静优雅地铺展着，纯净、湛蓝、柔美、明媚。岸边的花草、树木、顶顶的小屋、蓝天、白云，都被真切地定格在柔情的库面上，真与假，虚与实，颤与倒，与之遥遥相守，深情注视。库中央有一岛屿，是嵌入中央的一颗绿宝石，给黄石滩做了画龙点睛一笔。库边，秋草萋萋，野菊花开得烂漫，一只漂亮的五彩蝴蝶翩翩飞来，被水库以及倒影在水库里的野花迷恋，它轻轻落下去，想亲吻水中的花朵，不料想却被平静的水库欺骗，成为水库痴情的殉道者，化作折翅的花朵，飘落在无尽的水面上。几只刚刚在水边临境梳妆的水鸟，拍着轻巧的翅膀，一阵轻柔的风，几瓣飘飞的花瓣，贴着水面滑行。它们飘过来又飞过去，想伸出尖细的利爪从水里捞上那只殉情的蝴蝶，为它的痴情做最美丽的祭奠，然而那折翅的蝴蝶却紧紧依附在花朵的倒影上，成为一株水中的马蹄莲。鸟叼起蝴蝶飞走了，库面留下一圈一圈的涟漪荡漾开来，荡漾成一首抒情诗，波动到遥远的库上游。

风生水起，水和风是亦敌亦友的冤家，风见不得一平如镜的水库在那里沉思，将风徐徐吹来，水库皱起眉头，心情难在平静，远处河道上水动荡漾起来，荡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，愈加有力的风推着一排一排的波浪顺流而下，汹涌着拥进库里，整个库面躁动不安，你拥我挤在库里涌涌着，清波拍打着堤坝，企图寻找一个风停了，库面重归平静，顺着库面望去，水库恢复了原来那一平如镜的样子，只有大坝的堤边上还存留一些白色的泡沫，那是水纳百川的痕迹，那些激昂四射的浪花都重新融入水库中，安静的蓝，优雅的铺展。水库的悬崖上用红色漆写下的《我来了》的诗，闪烁着熠熠的红光。

水的风韵在于静，静的深沉，静的幅度从容，它从遥远而来，以潺潺的姿态而来，浩瀚成一片宽广的胸怀，无论多么喧哗的溪水，无论多么桀骜的河流，汇入它的怀抱都会从容起来，认真思考水的前世今生，水的去处和归来。无论是深谷的流水还是高山的飞泉，投入它的怀抱，都会沉静下来，以包容的心态静默，用慈祥的目光关爱。无论是污浊的泥水，还是裹沙河流，融入它的怀抱都会清澈起来，在深沉的平静中着眼未来。

离开黄石滩大坝时，天空又昏暗起来，须臾下起了豆点的大雨，我们挥别后消失在茫茫的雨雾中，期间所见所想便油然而生，水乃万物之源，生生不息，循环交替，水无声无味，但能折射百态人生，做人应如水般纯净，如水般百折不挠，如水般淡泊名利，用如水的心境，书写如水的人生。



## 古街巡游“男一号”

□ 戴新成

每逢周末，在石泉县明清古街4A级景区里，成群结队的游客都会在县衙外观看“县太爷”出巡体察民情的时空穿越情景剧。剧中“县太爷”乘蓝呢大轿出巡，一言九鼎，“师爷”学识渊博，捕快簇拥、衙役开道的威风场面给明清古街增添了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，看起来无比风光热闹。

剧中巡游的队伍敲锣、打鼓、吹唢呐，浩浩荡荡的穿行在商贾云集、古色古香的街道里，人群中不时还发出一阵阵欢乐的笑声，不少游客为“县太爷”幽默而不失稳重的表演拍照、喝彩、鼓掌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群“官老爷”在脱下戏服后，都曾经是一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。特别是“县太爷”的扮演者王平，他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、小角色。

王平是土生土长的石泉农民，早年间出门打工，还自己开过美发店，干过洗剪吹。如今，他是一名普通专职司机，每月1500元工资，业余时间在本村自乐社里表演情景剧和舞龙。

2016年6月，村自乐社配合文化部门充实明清古街景区旅游文化氛围，王平是社里的骨干并且有着成熟、帅气容貌，顺利成章被大家簇拥而上成为了“县太爷巡游”情景剧当中的专职男一号。

刚开始接触“县太爷”这个角色时，王平陌生得很。但是为了演好“县太爷”，他苦练演技，没少观摩学习《宰相刘罗锅》等古典官场剧中演员的神情姿态，不断翻看明清时期的历史书籍和清代遗留的照片，揣摩人物的个性。

不仅如此，王平还要自编自导，情景剧表演的剧目、台词都是他这个“县太爷”自己创作完成的。通常他们演绎明清时期的故事，但为了加强情景剧与古街旅游文化的充分融合互动，王平会提前走访街道里各种类型的旅游商品元素，整理挖掘这些元素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背景，将它们撰写在情景剧的台词当中，比如石泉汉江奇石、本地特色石锅鱼、木竹山特色茶文化等。

在家休息带孩子、一个人照镜子、跟家人吃饭、和父亲一起干农活，都成为了他演练剧

情、语言表达、熟记台词的排练地，目的就是为了在表演“县太爷”时活灵活现。

每周五18:30，王平总会第一个来到村里自乐社办公点，准备道具、整理服饰、通知其他演员人员。王平每场表演两个小时，每月平均固定演出10场，能有个1190元左右的收入。这对王平的小家而言，也是一笔贴补，所以他的场场都很用心。

道具和服饰都是自乐社统一购买的，仅“县太爷”坐的八抬大轿就有90公斤的重量，没有庄稼人的身板，抬着这个家伙表演一场情景剧，还真是干不来。大伙一边穿着打扮，一边商量着当日剧情安排和确定人员出行前后的次序，经过一个小时的着装准备，“县太爷巡游”的队伍准时出现在了县城古街中。

在与商家诙谐幽默的台词互动中，“县太爷”抱拳弯腰，谦虚礼貌，一招一式渐入佳境，剧情中“脱贫致富”“食品安全卫生”“健康生活”等带有现代生活特色的台词贯穿其中，诙谐幽默，寓教于乐。游客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渐渐地带入情景，开心一笑后，更加直观、立体、纵深地了解石泉的历史文化。

情景剧的高潮部分莫过于在江西会馆的舞龙、舞狮表演，身为“县太爷”的王平这个时候总会拿出自己在网上自学的动作技巧，带领大伙高高地举起龙头，伴随着强有力的鼓点，步伐紧凑地穿梭在蛟龙腾跃的表演当中。

扭、挥、仰、跳、摇等多种姿势在蛟龙漫游、头尾齐钻、飞腾跳跃、入海破浪等多个动作后完美收尾，游客、观众在欣赏完强烈地视觉表演后，雷鸣般的掌声和持续的喝彩声久久不曾平息。

在顺利完成两个小时的情景剧表演后，王平摘下“官帽”已是满头大汗。王平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喘气、休息。

喧嚣遂静，人群散去，他又拖着疲惫的身体独自回家。在剧中享受到的光环、簇拥、掌声、喝彩一一平息，此时此刻陪伴王平的只有回家路上的几盏路灯。

## 生活写意

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刊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，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1739108259@qq.com信箱，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，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，请压缩打包发送。感谢合作！  
(策划：吴平 组稿：汪学政 卜一兵)